

马克思论必然性与偶然性

刘彩峰

(哲学专业2002级)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参加了“博士俱乐部”，并参与到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哲学、宗教、政治等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讨论中，系统地研究了自亚里士多德至康德、黑格尔等西方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研究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伊壁鸠鲁哲学。1841年3月，马克思完成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作为其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致力于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其中，他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讨论正是在分析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的过程中展开的。

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德谟克利特强调必然性，并把必然性看作现实性的反思形式，为此他专门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第欧根尼·拉尔修、斯托贝·欧塞比乌斯、西姆普利齐斯等人的相关论述。作为一个怀疑论者，德谟克利特认为感性就是感性现象，认识到的感性现象也只是人的主观假象而非原子。因此，在感性世界中很难看到原则。也正因为如此，感性世界才能保持自己独立的现实性而具有价值和意义。所以，德谟克利特才特别重视经验考察和实证知识。这显然是自然科学的基本见解，也是从必然性的角度来解释自然，即将必然性作为解释自然现象的原因。因此，在原子运动这个问题上，德谟克利特将原子理解为纯粹的质料，只看到了原子的物质性存在而非原子本身，注重的是原子的直线运动和必然性，用原子的漩涡运动解释世界万物的产生，并主张一切都处于永恒不变的运动变化之中。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肯定运动有必然性并不等于就解释了它的原因。德谟克利特并没有说明运动的原因，忽视了运动是如何产生的问题。马克思也认识到了德谟克利特理论中的这一缺陷并展开了批判。当然德谟克利特也提到了作为必然性对立面的偶然性，认为它只是人们不负责任的、思维惰性的表现。虽然他对于偶然性的评价不免过于片面，但是不能否认，对那些把一切都归于偶然性的人来说，这种批评还是有道理的。

与此相反，作为独断论者的伊壁鸠鲁则将人的感性知觉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把感性世界当作客观现象。与德谟克利特游历四方、寻求知识却永不满足不同，伊壁鸠鲁轻视经验知识，只“在哲学中感到满足和幸福”，“在他身上体现了在自身中感到满足的思维的宁静和从内在原则中汲取自己知识的独立性”^[1]。伊壁鸠鲁反对甚至不承认必然的存在，因为必然性无法改变而成了约束人的不自由；相反，偶然则由于其可能性和随意性而将希望留给人。因此，他相信可能的东西，在解释自然现象时表现出一种非常冷淡的态度；他追求自由，追求心灵的平静，认为只有偶然性才有可能打破由必然性规定着的“命运的束缚”。在原子运动的问题上，伊壁鸠鲁更注重考察原子本身，强调原子的偶然、偏斜和自由，将原子看作具有能动性和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他不仅以原子的直线运动表现了原子的物质性，而且以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实现了原子的纯粹的形式规定。马克思就认为他的偏斜说最先理解了排斥的本质——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即认识到排斥不只是排斥本身，更认识了其原则、原子本身。而德谟克利特却没有把排斥看成原子本身。

德谟克利特将一切都归于必然，强调必然性是所有感性现象的原因，并要求人们遵从必然性。而伊壁鸠鲁则要摆脱必然性的束缚，将偶然当作感性世界的源泉，两人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问题上存在根本的分歧。在马克思看来，出现这种根本对立的原因在于两人对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不同态度：德谟克利特崇尚自然科学，坚持外部世界的真实性，认为只有必然性才是真实唯一的存在，而偶然性只是一种主观假相；伊壁鸠鲁则崇尚哲学，主张献身哲学才能获得自由，坚持感性生活世界的真实性，强调偶然性并将其当作真实的存在。他们各执一词，虽然都未能真正解决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但是他们的原子论中关于两者辩证的合理因素，特别是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哲学中的偶然性思想和自由观，虽然历来被传统哲学轻视，但是绝不可否认其在西方哲学史中具有的重要意义。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中虽然也论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体系的一般特征，也反对传统哲学将三大派哲学看作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衰落，但是却被马克思揭示其未深入到细节，因而不能充分认识到伊壁鸠鲁哲学对于整个古希腊哲学的重大意义，而只是给予了伊壁鸠鲁哲学许多轻蔑的批评。当然，黑格尔仍然是哲学史上第一个比较正确地论述了必然与偶然、必然与自由关系的人。他认为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不是任性，而是被认识的必然。但是由于他讲的自由只是停留在认识范围内的抽象的逻辑的自由，只是一种纯粹精神上的自由，并不知道认识必然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因而只能使人们安于现状，与不合理的现实相妥协，而不是引导人们通过实践积极主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其思想的片面性和保守性可见一斑。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述，并阐明了他的鲜明立场：博士论文肯定必然性和偶然性都是客观存在的；批评了德谟克利特否定偶然性存在的决定论，认为必然性并非现实世界的唯一存在形式与生成形式；赞赏伊壁鸠鲁对绝对必然性的否定和打破必然决定论的偶然选择论；同意伊壁鸠鲁关于人们只有在偶然选择中挣脱必然决定束缚从而获得真理的观点。马克思赞同原子偏斜运动，因为原子偏斜运动证明了偶然性的存在，而偶然性才是万物形成并展现出多样性的根源，“卢克莱修说得对，如果原子不是经常发生偏斜，就不会有原子的冲击，原子的碰撞，因而世界永远不会创造出来”^[2]。

正如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所说，他“已经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3]，他充分肯定了伊壁鸠鲁哲学在希腊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于整个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深远影响。其中对于必然性和偶然性关系的论述，归根结底还是要说明人的自由问题。马克思并不反对必然性，只是反对科学理性主义传统所主张的必然性，因为这种必然性是自然科学理性的必然性，其只能说明自然界的存在而不能说明人的生命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德谟克利特是不自由的，因为他总把目光投向外在的东西，总是以外在于自身的自然作为判断的标准，而无限的自然整体又是有限的个人所无法把握的。伊壁鸠鲁则通过原子的偏斜运动给原子注入了自由的活力，从而也就为社会中个人的自由打下了哲学基础，“原子偏斜运动从自然学基本原理上说能提供原子彼此

碰撞结合的论证，但最主要的还是为伦理学中论证人有自由提供了本原”^[4]。原子虽受重力作用做必然的垂直运动，但是也有偏斜自由，伊壁鸠鲁把原子看作个体性的存在，个体性的存在就是自由。人也是如此，不是机械的工具，而是有自由意志的生命。正像盗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一样，伊壁鸠鲁把人的自我意识还给了人，让人们认识到只有自己的自我意识才是万事万物的真正主宰。马克思肯定伊壁鸠鲁的自由精神，并高度赞扬他的自我意识哲学，认为其是漫长希腊哲学的最高成就。

伊壁鸠鲁时代的希腊，帝国分裂、战祸频发，社会剧烈动荡，人们对前途和命运惊惶不安。伊壁鸠鲁推崇精神的安宁，反对物欲。因为他认为如果只靠物欲的满足人们才能得到快乐的话，那么人必定会沦为物欲的奴隶，从而丧失自由。伊壁鸠鲁承认世上所有人都应该享有自由，这显然比以往希腊人都高明，其理论也成为后来西方世界自由思想的雏形。19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还是一个宗教神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封建统治阶级把宗教神学当作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马克思通过他的博士论文，为伊壁鸠鲁哲学平反，批判了宗教，高扬了人的个体性。在博士论文中，尽管马克思还只是从哲学方面讨论人的自由，还没有对人的自由问题作全面、深入地论述，也没有对历史的人与现实的人进行具体的考察；尽管马克思的思想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还把自我意识作为主体，但是他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对人的个体性的高扬和自由的肯定毋庸置疑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而且这种自我意识哲学所体现出

来的关注现实个人的哲学观也是合理的，对其后继续深入探讨人的自由问题、建立新哲学奠定了厚实的哲学基础。

注释：

-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9页。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 [4] 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09页。